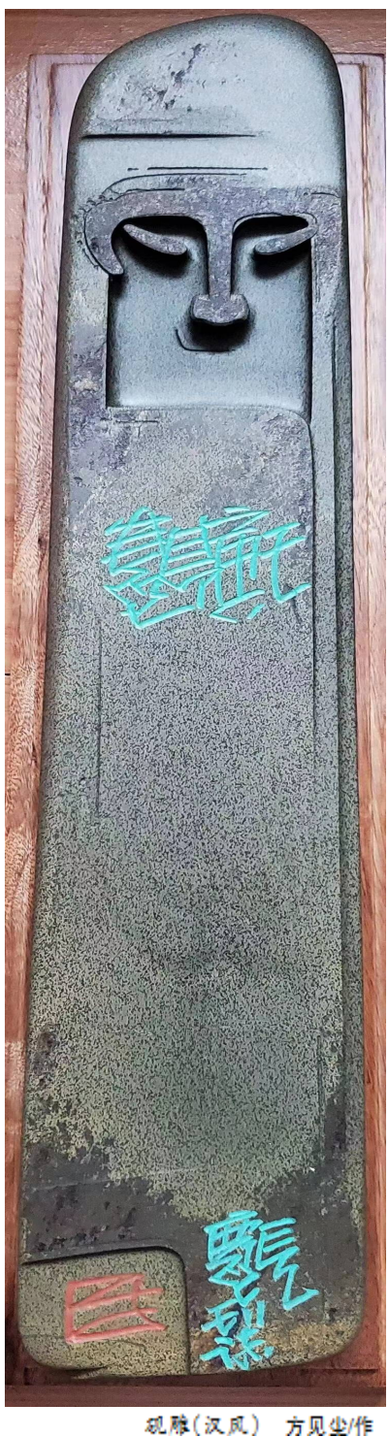
【文艺视界】

徽人与艺术品收藏（下）

□ 盛学峰



砚雕（汉风） 方见尘/作

致富后的徽商在家乡大兴土木，营祠建房，墟落处处，亭台楼阁遍地。由于徽商多为儒商，重教化，讲人伦，善与仕交往，他们的处世哲学、人生追求便通过楹联、字画、古玩、家具等展陈在建筑空间中。徽州人积攒资本打造宜人居室时，调动当地各类文化资源，如徽州民居的厅堂，这里是生活起居、聚亲待客之处，也是注重文采、着意陈设之所。厅堂内正壁上常高悬匾额，下挂字画或祖容绣像，贴壁摆一张长桌，两侧则设茶几、座椅，侧壁房柱上贴有楹联，内涵丰富且有装饰作用，于主于客都是一种高雅的享受。艺术品除了营造出舒适优雅的家居环境，增强视觉审美愉悦以外，在宣传儒家思想方面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成为儒家文化教化的一种符号。

贾而好儒的徽商一旦有了自己的收藏，便充分利用这些收藏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有的藏书后竟弃商考科举做了官。歙县商人程晋芳在扬州业盐，他是个“书痴”，酷爱藏书。自称从十三四岁起就千方百计搜求异书。他四十岁时，去参加科举考试后终于中了进士，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与纪晓岚一起编《四库全书》。他“积三十年而有书三万余卷”，藏书楼庭前杂栽桂树，据《尔雅》，室之东隅曰“宦”，故他把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桂宦”。有的藏画成为画家，如孙灏，性古雅，家蓄古人名画极富，交游皆一时名士。他从古人名画中充分汲取营养，因此诗画极工。有的藏印成为篆刻家，并有不少著作问世。西泠印社所纂《金石家小记》云：“汪讱庵自号印癖先生，乔寓杭州，家有‘开万楼’，藏书数千种。尤酷嗜印章，搜罗自周、秦迄元、明印，至数万钮。尝于巨珠上刻作篆文，以备诸品所未备。……著有《集古印存》《飞鸿堂印谱》《汉铜印丛》《锦囊印林》及其它各谱，《续印人传》八卷。”

书画艺术的提高要观摩前人的书画作品，从前人画作中汲取营养，这是画家成长必不可少的条件。海阳四家之一的休宁查士标，“家多古铜器及宋元人真迹，书法华亭（董其昌），画初学倪高士（倪云林），后参以梅花道人、董文敏”，后人评价他的画作“真窥元人之奥”，这与他从元人画作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是分不开的。新安画派代表人物渐江“闻晋唐宋元名迹，必谋一见”，认真摹写研读。渐江与徽商吴伯炎友好，常在吴家赏阅古代大师的作品。吴家藏有元代画家倪云林的《幽涧寒松图》《东冈草堂图》等，渐江见后如获至宝，研读达数月之久，境界大大提高。新安画派是以徽州籍画家为主体，以黄山、白岳及徽州山水为主要创作题材，画论上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画风崇尚清逸简淡，意境追求幽远冷峻的画坛流派。那些注重操守品行和乡情观念的徽商，不论是从自己的人生信仰或家乡情谊来说，自然都更希望新安画派能够得到世人的欣赏和推崇。他们不惜重金竞相购买“遗民图”，也以能够邀请到遗民画家作客厅堂为荣耀，尽力抬高新安画家的声誉和身价。据张庚《国朝画征录》记载，查士标名望较高后，求其书画者往往“车马填门”，一些人即使“拥高资”，也常常“冀一见而不可得，三顾两瞻终不笔”，有人甚至带上被褥在他家附近住上半年，还是难以得到他一张画，仅此也可窥见新安画派名家作品受欢迎程度之一斑。

人称“扬州二马”的祁门商人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建有小玲珑山馆，藏书几万卷，一些著名学者如全祖望、符曾、厉鹗、金农、陶沿藻、陈撰等就成了常住客，名流宴咏，殆无虚日。厉鹗在这里居住多年，博览群书，专心著作，写成了《宋诗纪事》百卷巨著，还有《南宋画院录》《辽史拾遗》《东城杂记》诸书，因而成名。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称颂小玲珑山馆：“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乾隆年间，歙县郑村西溪儒商汪梧凤家中的不疏园，成为徽派朴学习研交流中心。“扬州学派”代表之一的汪中《述学》中有《故贡生汪君墓志铭》，述其行谊，大意是：江永、戴震初崛起于乡里，性孤介，少所合，而地僻陋，无从得书，梧凤独礼而延至其家，饮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书，益召好学之士，日夜诵习讲贯其中，久者十数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业成散去，而古学于是大明，其左右而成之者，梧凤与有为焉。当时自江、戴外，汪梧凤所与游处者，皆皖中绩学之士，如郑牧、汪肇龙、程瑶田、方矩、金榜等。不疏园为徽派朴学的摇篮与发祥地，汪氏自然功不可没。

徽商的收藏促进了文化的传播，这突出表现在刻书上。当时文化传播主要是通过书籍载体而实现的，徽商在这方面的贡献很大。清代歙县徽商鲍廷博是一位藏书家，后定居桐乡青镇（今乌镇）杨树湾，设“知不足斋”，将家藏善本刊成《知不足斋丛书》30集。歙县徽商吴梦龄，侨寓江都。家世好藏典籍，多至数十万卷。又聚中晚唐人诗集得二百许家，半为宋库遗钞，人不轻见。康熙年间政府校刊《全唐诗》于扬州，遇有遗缺者，就到其家借录副本，多取资焉。清代收藏家鲍漱芳收藏了唐宋元明诸多名家，如唐勾本王羲之《兰亭集序》、李邕书《出师表》、苏东坡诗、米芾小楷、赵孟頫书《老子》等书法40余件，重金延请扬州名匠党锡龄等精雕细刻，从嘉庆二年（1797）到道光四年（1824），历经2代、28个春秋，终成“安素轩石刻”，共300多方。乾隆三十七年（1772），朝廷开设《四库全书》馆，诏求天下遗书，总得3503种。马曰琯之子马振伯代为进献藏书776种，鲍廷博以家藏精本626种进献，汪启淑振绮堂进呈善本600种。当时全国私人进呈书籍最多的共四家，其中三家为徽州人，马家为全国之首。

古代和近现代徽州人的收藏保存了大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那些古籍善本、法帖名画、玉器古玩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徽州被誉为“文物之海”，也得益于当年徽商的收藏。进入新时代，黄山人继续保持着收藏的优良传统。民国以来的徽州书画名家，如黄宾虹、汪律本、许承尧、汪采白、张翰飞、吴杏芬、程璋、汪琨、王村鸥、汪慎生等人的作品深受藏家喜爱，现当代徽州名家汪勖予、鲍二溪、江兆申、张君逸、汪声远、许士骐、吴皖生、程啸天、黄澍、胡华令、朱松发等人的作品也为藏家竞相购买，徽墨、歙砚、木雕、竹雕、万安罗盘、漆器等非遗艺术品也逐渐走进黄山人的收藏视野，进一步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新安艺术，推动新黄山美术创新发展。

牧乐图 汪观清/作

【文化天地】

其作始也简 其将毕也必巨

——《县委大院》观后感

□ 臧良晨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立足于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工作，《县委大院》的播出给予了脱贫攻坚更大的群众力量。在弘扬主旋律、传承艰苦奋斗精神的同时，《县委大院》的播出为更好地传播正能量做出了示范。随着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网络媒体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县委大院》播出以后，有很多知名博主、专家学者、评论员等都为此撰写了评论文章，与此同时，网友们也是好评如潮，经过网站的转载和转发，形成了覆盖全网的正面信息流瀑，有效引领了网上的舆论热潮，在互联网舆论传播的主阵地，借助网络的力量，引导了“最美县委大院”的舆论正能量。

今年年初，我跟随着网友们一起看了《县委大院》这部剧，有很深的感触。《县委大院》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同时又严格把握了政策方向，以脱贫攻坚作为主题，表达了足够的时代共鸣，无论是从政府、媒体还是从普通社会群众的角度出发，都具有较大的传播价值，在唱响时代主旋律、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也给予了政府、新闻媒体以及社会群众脱贫攻坚的启示。在书记、县长的带领下，广大人民群众维护了自身利益，光明县在他们的领导下也朝着更积极向上的方向前进，这样的领导班子具有很强的领导作用，好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发挥群众力量。光明县正因为有这样好的领导班子，才使它发展得越来越好，在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以及人民的生活层面上都能深入群众身边去了解群众的呼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一系列的行为不仅体现了领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信念，也能让群众感受到领导就在身边的温暖，在党员的带领下，使当地脱贫攻坚的脚步更加坚定。

《县委大院》这部剧体现了政府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同时展示政府官员要清正廉洁，做好人民的公仆。剧中与寒酸破败的县委大院建筑相对应的是良好的市政设施、漂亮的学校、设施齐全的医院、宽敞的市民广场，在“最美县委大院”赞誉的背后是几代共产党人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生动体现。与此同时，《县委大院》表现出党和政府的积极形象，对那些贪污腐败的政府官员们也给予了深刻的警醒。

从媒体层面来说，《县委大院》立足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通过媒体架构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桥梁，展示了新闻媒体在新时代的特点和作用。《县委大院》中，记者们深入基层，用镜头捕捉细节，用真挚的情感和细腻的笔触，打动和感染了广大人民群众，将党和国家的力量深入人心，运用新闻媒体的力量，更多更好地表达群众的观点，走群众路线，推动群众生产生活健康发展。新闻媒体将真正的好新闻立足于百姓群众当中，做好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通过县委大院里一幅幅真实的画面，拉近了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让群众看到了一大批为老百姓做实事的好干部，就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样，“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

对于党员干部尤其广大扶贫干部来说，通过观看学习《县委大院》，深入基层，要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俯下身子走进群众，争做扶贫路上的实践者，坚信“群众之事无小事，分毫不差得始终”，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还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使其与乡村振兴工作有效衔接，进一步推动脱贫摘帽地区乡村全面振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

【科技长廊】

中国天眼 硕果累累（下）

□ 吴鑫基

1950年，英国建造76米射电望远镜时，设计的最短观测波长是1米，这是当时的技术水平可以做到的。1951年，美国天文学家发现银河21厘米氢原子谱线，马上成为热门观测课题，使英国很难堪。

中国天眼的灵敏度最高，又配备了19波束接收机，覆盖1.05GHz-1.45GHz频段，可以对多目标同时观测，也可以观测不同红移的中性氢谱线。6年来，进展顺利，捷报频传。

第一个捷报来自南京大学天文学院，邱科平教授团队基于“中国天眼”的观测数据，在距离银河系中心7万多光年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条长度达1.63万光年多的中性氢结构，其宽度有675光年，遂将其命名为“香蒲”。同时还发现了外盾牌-半人马臂的延伸部分。“香蒲”的总长度远超已发现的巨纤维结构，与其他旋臂没有交接，认为是发现一条新的旋臂。

银河系的中性氢观测研究历史悠久，20世纪50年代初荷兰的奥尔特（Jan Oort）观测这条谱线发现了银河星系的4条旋臂，进一步证实银河系自转的存在，对银河系结构的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二个好消息来自国家天文台韩金林研究员团队，他们在搜寻脉冲星的同时，同步记录了中性氢谱线数据和氢复合线的数据。也就是进行了中性氢和氢原子复合线的巡天。中性氢被电离形成质子和自由电子，自由电子与质子碰撞又会形成中性氢原子，称为复合。复合后的电子可能处在比较高的能级上，跃迁后可以形成多条射电复合线。他们探测了银经33度至55度、银纬±2度之间共88平方度天区的中性氢原子气体的天空分布图，以及观测了几条氢原子射电复合线。成为国际上迄今为止灵敏度最高的氢原子气体探测和射电复合线巡天，展示出氢原子气体分布前所未有的细节特征，以及电离气体的分布情况。

第三个好消息来自中科院南美天文中心，他们与智利瓦尔帕莱索大学合作，应用中国天眼成功探测到3个星系的中性氢发射线，曝光时间仅用了5分钟。通过中性氢和一氧化碳这两种物质的谱线速度和流量分布，估算出不同半径处星系的质量。由此发现星系中存在大量的暗物质及其分布。这项研究发表在2022年6月29日《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快报》杂志上。

第四条好消息是来自庆道冲、李茜领导的国际合作团队。他们利用中国天眼首次获得原恒星核包层中的谱线分裂现象，利用自己创造的中性氢窄线自吸收方法，进行磁场的测量。应用塞曼效应测量磁场虽然是惯常的方法，但是要测量星际介质从冷中性气体到原恒星核具有连贯性的磁场结构却十分困难。他们的论文给出了异于标准模型预测的结果，为解决恒星形成三大经典问题之一的“磁通量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观测证据。该论文于2022年1月在《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形式正式发表。

第五条好消息来自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徐聪领导的国际团队发现了一个尺度约为200万光年的巨大原子气体结构，位于著名致密星系群“斯蒂芬五重星系”附近，比银河系大20倍，是迄今为止在宇宙中探测到的最大的原子气体结构。该成果于2022年10月19日在《自然》杂志发表。此前，其他国家的大型射电望远镜在这个星系群区域观测过多次，都没有发现这个巨大的中性氢云。2021年秋天，他们只用了22.4个小时就完成了这一天区304个位置的射电观测，成功探测到这“朵”巨大而稀薄的氢原子气体云。

21厘米的观测非常重要。它是研究我们的宇宙的最有力手段之一。宇宙中氢元素最多，约占三分之二。有学者用瑞士奶酪来比喻宇宙演化形成星系的再电离过程，奶酪中的空洞代表电离氢，呈一个泡状结构，那里的温度比较高、密度比较大。当然中性氢依然存在，成为星系结构的一部分。周围的区域全是中性氢，随着宇宙的演化，泡状结构会越来越多，每个泡会越来越大。但是，宇宙早期的中性氢区还会有很多，它们的温度奇低，观测难度很大。

最大的困难是来自天体的辐射，譬如说，来自银河系中心、河外射电星系的信号就很强，要比宇宙早期的21厘米辐射强度高出几百到几千倍。这种污染很难剔除。中国天眼也解决不了，只能等待灵敏度更高的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了。

【连载】

字 画

□ 杨 青

我有个朋友，去一位老中医家看病，那位老中医家有一个帽筒——帽筒古时候是用来放帽子的，筒子里头还能放杂件。以前的男性，戴帽子是很郑重的，所以回家把帽子脱下来，也会郑重放在帽筒上，这是对自己的尊重。

朋友跑来跟我说：“哎呀，那位老中医家有个帽筒，上面还画了个美人，特别好看，你快去看看。”说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原来是，他觉得帽筒本身其实没多大意思，倒是发现了帽筒里头一幅画有点样子，他也懂一点书法，却掐不准价值，老中医许他四百，他不敢要。

我就带了八百块钱跟着他到了老中医家里。老中医把画一打开，哎呀，大发了。为什么大发了呢？这是一幅《鸿雁图》，上面一只大雁，下面一丛秋菊，秋菊脚下一块石。意境不要太好。谁画的呢？张熊。

晚清“沪上三熊”，朱熊、任熊、张熊，名扬天下，海派大名家。其中，任熊以人物画享誉沪上，朱熊和张熊以花卉著称于世。

老中医跟我要六百块钱，我说好，成交，价格都没还，直接卷走。

走到家还晕乎乎的——我收了一张张熊的画！张熊的画是什么概念啊？掐指算算，得是好几万到手了，我高兴得不得了。

回到家，我又把这幅画挂在床头，白天看，晚上看，越看越喜欢，觉得比三星图还好。我盘算着，等把这幅画出手，我就到镇上买个小门面房。那会儿盐城房价便宜，两三万就能买个门面。

呀，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中国有句俗语，叫富不露财，真是太对了！

我看了一个礼拜，还不知道把这幅画收起来。哪里晓得，那位中医老先生，竟然后悔了。不仅如此，他带着我们的乡领导，还有我那位朋友，一起跑到我家来，过来就求我：“小茆啊，你行行好，把画还给我吧。我老头子，还你一千八百。”

（未完待续）

本版责任编辑/胡玉琪 E－mail:hsrbhyq@163.com